

續
近
思
錄
二



續 近 思 錄

(二)

張 伯 行 集 解

續近思錄卷之五

克治

此卷論力行。蓋致知必進以篤行。而存養尤資乎省察。是以克治之功。君子所宜深致力也。

朱子曰。通書竭力說箇幾字。儘有警發人處。近則公私邪正。遠則廢興存亡。只於此處看破。便幹轉了。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。精蘊隱顯。一時穿透。堯舜所謂精一。孔子所謂克復。便是此事。

幾者。動之微也。通書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。

者也。其言不一。曰幾善惡者。是言衆人之心。天理人欲動處。其幾甚微。爲可畏也。曰幾微故幽。是言聖人之心。能洞乎事幾之微也。曰見幾而作。又曰知幾其神。是言君子之心。能審幾以至於聖也。盡力說箇幾字。乃喫緊警發人處。蓋人當念慮初動。近而公私邪正之界。於此發其端焉。遠而廢興存亡之理。於此啓其兆焉。一或不察。厥後相去天淵。便覺甚難爲力。但只於此處看破。若有私意邪念。卽當用力遏絕。幹轉挽回將來。此是人生日用第一親切緊要工夫。精蘊隱顯。一時穿透。省卻後來無限氣力。希聖希賢。俱從此做起。堯舜所謂精一。孔子所謂克復。其事只是如此。人能兢兢業業。嘗加審幾之功。存天理於方動。遏人欲於將萌。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。

朱子曰。天理人欲之分。只爭些子。故周先生只說幾字。然辨之又不可不早。故橫渠每說豫字。

張子名載。字子厚。學者稱。

橫渠先生。天理人欲。發端甚微。只爭些子。周子屢說幾字。欲人之辨於其微也。然辨之不早。到得後來。便覺幹轉費力。故張子每說豫字。欲人之定於其先也。二先生皆是喫緊爲人處。學者不可不知。

問。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。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。做了又卻悔。朱子曰。此便是無克治工夫。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。不得苟且放過。明理以先之。勇猛以行之。

知之而又行。行之而又悔。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。而天理之公。不勝其人之私矣。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。須是遇著事時。知

其非理。便與克下。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。苟且放過。使之私意無所容。自然退聽而漸消矣。大抵處事明理爲先。卽當行以勇猛。當下決截。方能精進。不然。氣不足以勝私。終被私欲引去。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。

朱子曰。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。則儘長進在。

理欲之界。其端甚微。一有游移。便立腳不住。能於此處立定腳根。牢固穩當。則天理不爲人欲所勝。從此一力

去做。工夫自然日進一日而未可量矣。

朱子曰。人之一心。天理存則人欲亡。人欲勝則天理滅。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。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

之。天理人欲。不容並立。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爲者。從天理則人欲不期去而自去。徇人欲則天理

不期滅而自滅。蓋存亡之幾。勝負之勢。只爭毫末。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會察工夫。不可少有閒斷也。

朱子曰。人只有箇天理人欲。此勝則彼退。彼勝則此退。無中立不進退之理。譬如劉項相拒。榮陽成皋之間。我進一步。則彼退一步。初學要牢。割定腳。逐旋捱將去。此心莫退。終須有勝時。勝時甚氣象。劉漢高祖項羽也。理欲進退之勢。正如劉項用兵。兩相對拒。此進一步。則彼退一步。勝負全在此處。略一同頭不得。初學正當從此牢割定腳。隨時隨事。逐漸捱扎。旋捱將去。莫放此心游移退轉。終須可以勝私。到得勝時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。猶戰者只管猛力向前。自然得勝。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。

朱子曰。未知學問。此心渾爲人欲。既知學問。則天理自然發見。而人欲漸漸消去者。固是好矣。然克得一層。又有一層。大者固不可有。而纖微尤要密察。學問未到。天理見不分明。此心渾是人欲。既知學問。則理欲之界。見之已明。自然天理發見。人欲潛消。而向聖賢路上去矣。然私欲轉念即來。難於

淨盡。克得一層。又有一層。大者固當決絕。不可容留。即纖微不合理處。便是人欲所伏。尤當精密省察。毋令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。以至害乎天理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也。

朱子曰。義利之間。誠有難擇。但意所疑。以爲近利者。即便舍去可也。向後看得親切。卻看舊事。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。不解有過當也。義利每多夾雜。有似義之利。亦有似利之義。若非學問功深。窮到至精至微處。誠有難爲別擇。初學但於意中所疑。其近利者。即便舍去。勿爲則錯處自少。向後工夫既到。看得義理親切。卻看舊

事。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。大段已自無傷。不至有過當之舉也。若初不肯舍。率意妄爲。則其害義者必多。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。故義利之閒。苟未能擇。則莫如能舍之爲得也。

朱子曰。事無大小。皆有義利。今做好底事了。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。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者。皆是也。事無論大小。皆有義利存乎其間。必須判得分明。做得決截。今人做好底事。自是屬義一邊。但其閒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。則是不離利之見也。所謂所爲雖善而不知其道。猶未免有私者。天下比比皆是也。此義利之辨。閒不容髮。學者不可不細加檢點矣。

朱子曰。須於日用閒。令所謂義了然明白。或言心安處便是義。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。豈可以安爲義也。無事無義。須於日用閒常令義之所在。了然明白於胸中。然後不至爲私欲所奪。此中有精察工夫。或言心安處便是義。則大不然。蓋惟見得分明。方能安其所當安。而可以爲義。若見得不分明。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。豈可以安爲義乎。以知辨之不可不精也。

朱子曰。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。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。凡事自有正大道理。天下古今之所同。然以此處之便是至公無私。而事之成敗利鈍可

不計也。若稍參以自家意見。則便私而不可爲矣。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。

朱子曰。閒居無事。且試自思之。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。當非而是。當好而惡。當惡而好。自察而知之。亦

是工夫。閒居無事時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。細爲檢點一番。其間有當是而非。當非而是。顛倒而不合於理者。有當好而惡。當惡而好。意見之不得其正者。能自察而知之。識得是病。便是藥。工夫卽從此而在矣。何事他求哉。

朱子曰。學者工夫。只求一箇是。天下之理。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。從其是則爲善。徇其非則爲惡。事親須是孝。不然則非事親之道。事君須是忠。不然則非事君之道。凡事皆用審箇是非。擇其是而行之。聖人教人。諄諄不已。只是發明此理。學者平日所用工夫。不必多求。只求一箇是而已。道理只有是非兩端。從是處行。將去則善。從非處行。將去則惡。如事親宜孝。事君宜忠。此理之至是者也。反是便非矣。不寧惟是。凡事皆當如此。須用省察之功。於是非相持之處。仔細辨別。擇其是者而後行之。則自無不得其正矣。古聖人千言萬語。所以諄諄教人者。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。欲人知所率從。而毋流於非僻之私焉已耳。夫豈有他道哉。

朱子曰。凡一事便有兩端。是底卽天理之公。非底乃人欲之私。須事事與剖判極處。卽克治擴充功夫。隨事著見。然人之氣稟有偏。所見亦往往不同。如氣稟剛底人。則見剛處多。而處事必失之太剛。柔底人。則見柔處多。而處事必失之太柔。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。

此言人之於事。當明辨其是非。而尤不可不先自治其氣質。以爲處事之本也。大凡有一事。便是有是非兩端。相持並立。是者乃天理之公。非者乃人欲之私。就當從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。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。此便是克治擴充工夫。隨事著見。所當著實用力者。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。故其所見處。亦往往不同。偏於剛底人。則所見剛處爲多。而處事多失之剛。偏於柔底人。則所見柔

處爲多。而處事多失之柔。必先就其氣質偏處。痛加克治。然後以之處事。方不至有偏倚之見。而循天理。過人欲。事事能求當乎。至是之歸也。不然。氣質未變。雖見得道理是了。仍然偏一邊去。豈能以無失也哉。

朱子曰。人做不是底事。心卻不安。此是良心。但被私欲蔽固。雖有端倪。無力爭得出。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。不可輸與他。知得此事不好。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。待得熟時。私欲自住不得。濂溪曰。果而確無

難焉。

凡人做事。有不是處。自家心裏不安。此正是良心所在。不能泯滅。但一轉念。復被私欲蔽固。雖有善端發見。沒力量掙扎出來。卻

依然陷溺去了。此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。須是大段勇猛著力。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。不可輸彼。知得此事不是。即便立定腳跟。莫向彼行。硬從好路上走。如此強力支持。久久漸到純熟。而私欲自然退避。不能以勝我矣。故周子曰。果而確無難焉。言人能果決其行。堅確其守。則勇於有爲。而人僞不能奪之。自無難濫於聖誠之域也。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。

朱子曰。學者須實做工夫。且如見一事不可爲。忽然又要去做。是如何。又如好事初心要做。又卻終不肯。

是如何。蓋人心本善。方其見善欲爲之時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。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。此須自去

體察。最是一件大工夫。

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。自家檢點。如見此事不可爲。何以又要去做。既知好事要去爲。何以終不肯做。此處不可忽略放過。蓋人心本善。當見善欲爲之時。乃是真心所發見處。少閒爲氣稟物欲蔽固。將去便

又不好了也。須就此處自去體察。初起念頭。毋爲後起所奪。最是爲學第一件。緊要大工夫。不然。悠悠忽忽。全摸不著自家病痛所在。則終無進益之日矣。

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。曰才說偏了。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。越見不平正了。越討頭不見。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。偏處自見得。如暗室求物。把火來便照見。若只管去摸索。費盡心力。只是摸索不見。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。有病痛處。也不知不覺自會變。不消得費力。人之氣質不能無偏。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。扯東補西。越見不平。究竟摸不著頭腦。安能於自家病痛。一一對鍼。其實要緊工夫。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。覺得大段如此平正。則平日偏處自見。如入暗室取物。但以火照即見。若只暗中摸索。徒費心力何益。且大底道理既明。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變。不消費力治之。而自無不治矣。故學者用功在於得大頭腦。而不必徒爲救正之計也。

朱子曰。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。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閒。以緩持之。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。人之性情有偏於褊小急迫發不中節者。即須因病自醫。當下檢點。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。皆當以緩持之。勉強從寬。持之既久。漸成自然。則所發自有條理。不至於褊急矣。此即古人佩章之意。亦救偏之一道也。

朱子曰。爲血氣所使者。只是客氣。惟於性理說話涵泳。自然臨事有別處。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。只是見義理不透。而客氣動於中也。惟平日於性

理說話。涵泳玩味。沈潛久之。則客氣自消。臨事便有別處。不至爲血氣用矣。蓋惟理足以勝私。學者讀書養氣之功。正自不可少也。

問、己私有三氣質之偏、一也。耳目口鼻之欲、二也。人我忌克之類、三也。孰是夫子所指、曰三者皆在裏面。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、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。

氣質之偏、得於生初。耳目口鼻之欲、具於當身。人已忌克之類、形於交際。三者皆人欲之私、在所當克者也。然人之一生、氣質其先者、交際其

後者。而當身日用之間、惟耳目口鼻之欲最爲難防。觀夫子之告顏淵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、則知克此項意爲多。誠能於此掃除得淨盡、則氣質之偏、亦自可化。而忌克之念、亦自漸滅矣。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、而學者所當著力也。

朱子曰、克伐怨欲、須從根上除治。

克而好勝、伐而自矜、怨而忿恨、欲而貪得。四者皆心之病、而人之所不能無者。若但制於其末、則旋滅旋起。忽去忽來、容能治得許多、必拔去病根、掃除淨盡、使之一絲不留、然後心體

光明、純乎天理、此惟仁者能之也。

朱子曰、懲忿如摧山、窒慾如填壑。又曰、懲忿如救火、窒慾如防水。

山之勢甚難摧抑、猶人忿怒之所發、其氣盛大、亦難摧抑也。壑之勢甚難填塞、猶人愛慾之所流、其

情沈溺、亦難填塞也。知其難、則知所以摧之而不留餘力矣。火之勢可以燎原、急宜救止。猶人奮怒之所發、其氣方張、亦急宜救止也。水之勢可以滔天、急宜防備。猶人愛慾之所流、其情日汨、亦急宜防備也。知其急、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緩須臾矣。然此皆治其末之方也。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、則自可無此患矣。

朱子曰、某看人也須是剛。雖則是偏、然較之柔不同。易以陽剛爲君子、陰柔爲小人。若是柔弱不剛之質、

少閒都不會振奮。只會困倒了。

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。又曰。吾未見剛者。剛自是美德。故朱子謂某看人須是剛底好。雖亦不能無偏。然比之柔者。則大不同。易以陽剛爲君子。陰柔爲小人。蓋剛強不屈之氣。一往無前。自

屬君子邊人。而可以任大事。若柔弱不剛之質。遇事全無力量。不會振奮。只困倒去。亦將何所用哉。固知剛者之難得。而學者不可不自振奮也。

朱子曰。人未說爲善。先須疾惡。能疾惡然後能爲善。今人見不好事。都只恁不管他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

不知這秉彝之良心。往那裏去。也是可怪。

善與惡本不相容。能爲善之人。未有不疾惡者。蓋真知惡之可疾。則其疾之也必嚴。而其爲善也益力。所謂見不善如探湯也。今人見不好事。都只恁不管他。付之

度外。全無疾惡之意。則豈有爲善之基乎。夫天之生人。與之以秉彝之性。無不好是懿德者。若見惡不疾。則必見善亦不好。吾不知其秉彝之良心。將於何去也。不亦深可怪哉。

朱子曰。人貴剖判心下。令其分明。善理明之。惡念去之。若義利。若善惡。若是非。毋使混淆。不別於其心。譬

如處一家之事。取善舍惡。又如處一國之事。取得舍失。處天下之事。進賢退不肖。蓄疑而不決者。其終不

成。

人處天下國家之事。全靠此心。必須剖判心下。令其湛然分明。若犀之照。若鏡之懸。善理則明之。惡念則去之。凡義利善惡是非。毋令絲毫少混。不能別白於心。如處家事。則取其善而舍其惡。處國事。則取其得而舍其失。處天下事。則進賢而退不肖。諸如此類。心

中無疑。便斬釘截鐵。斷然行去。自可無事不成。若此心做不得主。蓄疑莫決。勢將紛紛淆亂。亦安能有所濟哉。故處事莫要於治心。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。

朱子曰：學者要學得不偏，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，只要講明學問，如善惡兩端，便要分別理會得，善惡分明後，只從中道上行，何緣有差？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，庸只訓常，日用常行，事事要中，所以謂中庸不可能。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，乃中道也。學者欲得中道，必須講明學問，使先不迷於所往，如善惡兩端，便要分別，何者爲善，何者爲惡，理會得分明，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，自然恰好合宜，何緣有差？所謂知之真，則行之當也。子思之言中而曰中庸者，平常也，日用常行之間，事事皆有中道，不可過亦不可不及，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。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，則見理先不分明，何由得中道而行之哉？

朱子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，不是不好底欲，不好底欲，不當言寡，只是眼前事，才多欲，便將本心多紛雜了，如讀書要讀這一件，又要讀那一件，又要學寫字，又要做詩，人只有一箇心，如何分做許多去，到得合用處，都不得力。

人生不能無欲，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，曰寡，似非不好底欲，若是不好當盡絕之，何但宜寡，只是眼前日用的事，雖未免有欲，然不可多，多則東馳西逐，本心爲所紛雜，而不能養矣。蓋人止有一心，專用之則靈，分用之則亂，如做這一件事，便只做這一件事，莫做那件，若讀書寫字做詩之類，皆當專一，不可他及，苟既做此，又要做彼，一箇心分做許多用，忙箇不了，到得合用處，已自神散而昏，都不得力矣。夫心爲一身之主，而以欲亂之，則無主矣，其何以應萬事乎？故養心之道，必以寡欲爲至要也。與問：飲食之間，孰爲天理，孰爲人欲？朱子曰：飲食者，天理也，要求美味，人欲也。

理欲之分，近在幾微，即飲食之間，亦須辨別，如饑而食，渴而飲，此當然之

天理也。順其當然而飲之食之可已。若必欲求美味。則出於嗜好之私。便是後起之人欲矣。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也。

朱子曰。大丈夫當容人。勿爲人所容。

度量追狹之子。或恃才傲物。或藉氣凌人。其中心忌刻實。不能容人。亦鄙之不屑與校。而反爲人所容。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。所見者廣。有含弘包荒之度。而不存計校物我。

之私。故容人而不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。

朱子曰。古人終日只在禮中。欲少自由而不可得。

禮者。人之規範。所以守身也。其條目甚嚴。不容一毫出入。古人視聽言動。無不循之而行。故終日只在禮中。不敢少有放縱。欲求自由而不可。

得也。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。則恣肆苟且。欲一事之合於法。其可得哉。

朱子曰。今人皆不能修身。方其爲士。則役役求仕。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。趨走奔馳。無一日閒。何如山林布衣之士。道義足於身。道義既足於身。則何物能撓之哉。

人皆有一箇身。此身無論富貴貧賤。皆當以道義自修。今人置此身於不修。而馳情外慕。方其爲士時。學尚未至。便已汲。

汲求仕。及其既仕時。心尚未足。復患爵祿不加。趨走公卿之門。奔馳勢利之途。迹其生平。無一日之閒。其爲勞瘁甚矣。何若山林布衣之士。雖處貧賤。而道義自高之爲得也。夫道義有於身。則貴且尊。雖三公不易。干駟弗視。何外物之足以撓其心哉。不修道德而徒慕爵祿。終其身爲人役也。亦可慨夫。

朱子曰：常先難而後易。不然則難將至矣。如樂毅用兵，始常懼難，乃心謹畏，不敢忽易。故戰則雖大國堅城，無不破者。及至勝，則自驕，膽大而恃兵強，因去攻二城，亦攻不下。

凡事當先見其難，不敢有輕易之心，而用力以爲之，則其後自易。若一有輕易之心，則難者將

至而困我矣。如樂毅爲燕將，用兵伐齊，始常懼其難勝，乃心謹畏，不敢忽易。故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，雖堅無不破者。及其既勝，則氣驕膽大，自恃兵強，遂攻二城而不克。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城也，蓋心見其難，則難者亦易；心見其易，則易者亦難。天下事大抵皆然。人當常存其敬畏可也。

朱子曰：義理身心所自有，失而不知所以復之。富貴身外之物，求之惟恐不得，縱使得之，於身心無分毫之益。況不可必得乎？若義理求則得之，能不喪其所有，可以爲聖爲賢，利害甚明。人心之公，每爲私欲所蔽，所以更放不下。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，若見得時，自須猛省，急擺脫出來。

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。義也。此固吾所自有，但爲氣稟所拘，物欲所

蔽而失之，則當求所以復之。今乃聽其失而不知求，至富貴乃身外之物，反多方以求，惟恐不得，縱使得之，亦非在中之美。與吾身心毫無所益也。而況未必得乎？若吾心之義理，特患人不肯求，不患求不能得。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，莫貴且尊於此，而求必得之，能不喪其所有，則爲聖爲賢之道卽在是矣。是富貴之與道義，其利害甚明，不待計較而後知也。但人心之公，每蔽於物欲之私，所以見富貴常放不下，而不知有道義之足重耳。誠以此兩端常常體察，何者爲吾身心所固有？何者爲吾身心所本無？何者爲所當得而不可不得？何者

爲不可必得而亦可以不必得。若見得分明時，便須猛省，急擺脫出來，毋令此心爲富貴所纏縛，而返求平理義以進於聖賢之歸也。其爲益不亦大哉。

朱子曰：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，此誠今世莫大之患。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。書之設，豈端使然哉。大抵聖賢之教，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。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，尤爲深切。直當佩服存省，以終其身。不但後學也。

學問之事，既已致知，便須力行。今之學者，不能身體力行，而徒驚乎空言，此正莫大之患。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。書豈使之然哉。古人著書立教，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門戶，而令其身體力行，非但讀文辭爲誦說已也。如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，更爲深切。蓋人若不擇躬於禮樂，則不序不和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。誠非可以斯須離者。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。卽此一言，終身用之不盡。寧獨後學所宜知哉。故知口耳之功，非聖賢所以教人之意，而學問之不得力者，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。

朱子曰：燕居獨處之時，物有來感，理所當應，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，則雖無邪心而止此不動處，便非正理。又如應事接物處，理當如彼，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，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，然此亦是不合正理。事物之來，所不能無，但隨分應之，不失其正理可已。若當其來時，而此心固執不動，頑然如木石，雖無邪心，但此不動處，便是冥念絕物，非正理矣。曾是天與我以此心，而可使之冥頑不靈，一無所用哉。又如應事接物處，自有當然之理，理當如彼，而我不知所以應之，乃反

如此雖非有意之私，究亦不合正理。而於事物之間，多未得其當也。由前則失之於執，由後則失之於偏。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哉。

朱子曰：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，固爲不可。若謂都無所動，則是聖人心如木石，而喜怒之見於外者，特爲

僞耳。豈有是理哉。

聖人亦猶常人之情耳。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，以其當喜而喜，當怒而怒，得乎喜怒之正，而不以動其志也。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。今反其說而謂聖人都無所動，則是聖人不喜不怒，其心全如木石，冥然罔覺，而喜怒之見於

外者，特僞爲者耳。夫豈有是

理哉。其爲誣聖人也亦甚矣。

朱子曰：若果見得端緒，常切提撕，不少自恕，則氣質昏弱，非所病矣。

人之患在不能見自家病痛所在耳。若果見得端緒，便就此處用功，常切提撕，覺不少存一

自恕之心，則昏者可明，弱者可強，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。人亦自勉之可矣。

朱子曰：靜中私意橫生，此學者之通患。能自省察至此，甚不易得。此當以敬爲主，而深察私意之萌，多爲

何事，就其重處，痛加懲窒。

靜中無事，而私意往來，橫生不絕，此學者通患。多不自知，能省察至此，可見自知之明，甚不易得。知得是病而治之，便有頭緒，但當以敬爲主，令此心常存，不爲所亂，而於日用間，深察私意之萌動時，多因

何事而起，就其重處，痛加懲窒工夫，莫少縱容寬懈。如此則中有主而自治嚴，自然私意漸消，而不至有橫生之患矣。

朱子曰。持敬固是本原。然亦須隨事省察。

敬者一身之主宰。萬事之根本也。持敬工夫。固是爲學本原。然此其大綱也。若其條目所在。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。方爲動靜交修。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。

朱子曰。若不用躬行。只是曉得便了。則七十子之從孔子。只用兩日說便盡。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。不然。則孔門諸子。皆是默無能底人矣。恐不然也。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。去理會這箇身心。到得做事業時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冉求之藝。只此便可以從政。不用他求。若是大底功業。便用大聖賢做。小底功業。便用小底賢人做。各隨他分量做出來。如何強得。

爲學不在多言。願力行何如耳。若都不用躬行之功。只是說得便了。則七十子

當時從事孔子。但消兩日。便可說盡爲學話頭。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。難道孔門諸子。都是默的。不成。必不然矣。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。故日夜汲汲皇皇。向自家身心理會。用切己的工夫。到得做事業時。但就平日得力隨量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求之藝。各因其學之所造。即可以充從政之選。不用他求。至大小功業。亦隨各人分量做出。俱有可觀。不必相強。纔之學求盡其在己。而出之自足見用。若徒託之議論。而不體諸躬行。則空言無實。不惟無益於身。究亦何補於世。恐古人無是學也。

朱子曰。謹守規矩。朝夕模之。不暫廢輟。積久純熟。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。

人之行所以常蕩軼者。以平日無所檢束故耳。但當謹守規矩。朝夕

之間。常以之爲模範。不暫廢輟。強持之久。漸就純熟。則不待有所模擬。而所行無不謹飭。自成乎方圓矣。此即聖學立於禮之效。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。學者不可不知。